

新

唐

書

三一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唐書一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
奉敕撰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鏃蹟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爲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

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戮戡戡

戮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爲判官羣卒攝摠留務監軍揚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戮邀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樵酤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戮得副車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戮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戮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賊獄寢不下博

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殘悽慨論正
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
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
捕位劾禁中殘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
殘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
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殘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
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
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
以殘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旣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
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
衣食殘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嚮口爲貨掠
人爲奴婢殘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殘論以死由是
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可用
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

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戮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
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
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
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
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
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
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
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戮曰吾且要君者吾年二且去吾爲
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且去愈曰公無留其何恃而歸曰吾負二
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戮同在南省數與戮相
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
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
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
致事今戮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

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遵孺溫裕仕爲天平節度使遵孺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外間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盤屋爲飲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寇丐衣食請辦

一曰費而行緯曰吾妻疾旦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政必反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致兵至微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營田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爲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䟽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吏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他日見緯以爲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

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
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慙縮不敢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
決以問緯緯助濬請既濬敗坐傳會出爲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
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爲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
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
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
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
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
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戲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
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
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戲始陰爭不從則於會
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後偃蹇不軌戲遂以疾歸洛陽未
幾李吉甫鎮楊州表置幕府戲未應從史曰是故舍我而從人

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負外郎

戢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脩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戢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戢移書昭義前繫玫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今皆偃爲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樹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

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閒獻書天子擢偃師丞世以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嘗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遺真卿書曰夫子爲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支使寧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可從公死旣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畋見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爲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任堽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皐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

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荅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
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
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租
庸鹽鐵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入京師淮西
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
絕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掠劫爲衰漕賈得通坐杖死沔州別
駕貶平集尉大曆初起爲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
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戶妄劾寧多逋三貶
泉州司戶參軍事子贊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戶
數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
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咎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
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矣親友彊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
詣行在擢祕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
矣即罷歸東都以祕書監致仕卒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嘗譏

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四子贊質貞賞寧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貞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元閒言家法者尚韓穆三門云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陝號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臯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第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召爲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賕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憲宗立進宣歙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質性彊直舉賢良方正條對詳切頻擢至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數系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寃後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憲宗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

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卒貞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貞爲醍醐賞爲乳腐云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襲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己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均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爲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鄴邠鄆鄆

鄴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褻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內酣蕩昕曙不能朝

鄧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上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
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
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
事中許宗嗣位拜翰林侍講與子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
侍講歷半歲不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輒曰朕少間當
請益高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
嚮儒意帝重答謝咸賜錦幣鄧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
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
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鄧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獨治
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
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鄧乃旁流爲大敖受粟實而注諸艚民
悅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
賊顯行鄧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
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謚曰德鄧不

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
室處痺漏無步廡至霖淖則客蓋而履以就外位治號以寬經月
不咎一人及涖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
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
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瑰瑾珮瑒瑒任禮部侍郎浙
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瓌珮俱達官

鄒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
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鄒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鄆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
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
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劍
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
卒于軍崔氏四世總麻同襲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鄆鄒凡爲禮部
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

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閒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荅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目目誘心知於內端絜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

志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氣
生嗜然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眞智實誘情醫之上者
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
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
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拜
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垍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以
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
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
不知兵邪即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
謂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豈非兵事邪若褫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
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即以
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戎
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
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教蕩者沈之江軍中

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年爲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撈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喪去官服除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駟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今子姓傳言耶弘懼挾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俄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

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
曰賊吏犯法法在茲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廢馬害圉人公綽
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曆元年就遷檢校左
僕射牛僧孺罷政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
之荅曰竒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丹
藥問所從來曰自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
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入爲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時
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虜得窺間公綽論所宜因
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
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關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
論大和四年爲河東節度遭歲惡擢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
鈞比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以防
虜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關牙門令譯官
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陘北有沙陀部勇

武喜鬪爲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二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爲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瞋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謚曰元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官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卽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

子仲郢

仲郢字諭蒙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

所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
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肅傑監之傑復爭
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
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浹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馱伏遷左諫
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諭御史崔
元藻以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爲嫌奏拜京
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比司吏入粟違約
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浮屠法盡壞銅象
爲錢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荅旣淮南鑄會昌字久
之僧反取爲鍾鈸云中書舍人紇于臬訴甥劉誦毆其母誦爲禁
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改右散騎常侍
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
官者又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爲效宣宗初德裕
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爲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爲屬郡高其

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
秘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荅曰輦
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剡南東川節度使
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
居五年召爲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
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
乃賜縑遣還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
縣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奔以罪仲郢杖之六日死貶雷
州刺史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
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
咸通五年爲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爲集外
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仲郢方嚴尚
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
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

感寤從之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
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
必貸價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粟爲婚嫁在朝
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
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
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千篇號柳氏
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具無行字子璞珪璧珙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
武帝紀元爲編年以大政大祥異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
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甲曆焉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蔣
係以爲然終著作郎

珪字文立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
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悰
舉故事爲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

做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冒處諫職為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勒就養詔可始公綽治家埒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璧字賓玉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又從李璣桂州規止其不法璣不聽乃拂衣去未幾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

玘以經明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為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高要尉玘三疏申理湜後得臺嗟歎以為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為嶺南節度副使解中橋熟既食乃納直於官黃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脩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玘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玘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

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
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夫士君
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
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
孝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
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絜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
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絜與
富不並董生有去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
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
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
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
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階下外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
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翼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佳之門安
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天后時

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返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藪夕食齟齬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齋銀罍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

足言矣賈之奴害客于牆廡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得乎舒相
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
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
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
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
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
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
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肓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
篤行乃食之醪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
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
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
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
其以筆諫也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

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帟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郵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荅曰旼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

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送女還收家其忠益多類此遷
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爲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爲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公復爲
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羣臣
稱賀占奏勿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
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
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
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召
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餘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
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
坐前書帑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
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
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

虞諸陸諸家法自爲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盃一筭勝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鐫秘之

子華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劔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華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爲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爲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脩宮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瓦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預知其終自爲墓銘子公器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璨別有傳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

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
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
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
爲膳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恃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
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換
吏部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
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爲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
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度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
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拊贍貧民政聲流聞入爲京兆尹
先是編民多竄比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
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初牛
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
出爲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
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

爲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督吏剔抉其賊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邪宰相裴垍亦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佗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負有司計負爲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曆南曹置別簿相檢實吏不能爲姦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負時謂爲適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爲供軍使主唐鄧而高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爲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傳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支滑州未出鄆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悅其能會浙西觀察使李愬死皇甫鏐素忌於陵薦以代愬帝不之可穆宗立遷戶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

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議不受於陵器重方峻進止
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大和四年卒年七
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
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馬摠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窶不妄交游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
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摠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
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贇保護乃免徙恩王傅
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
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鏡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
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
慰淮西吳元濟禽爲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僞惡相掉訐獷戾有
夷貊風摠爲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爲
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
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摠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

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詔摠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
附賴摠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戶部尚書摠篤學
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謚曰懿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邵皆所謂
邦之司直者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摠沈懿皆有大
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爲孝友聞家
君子之澤遠哉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十八

歸奚三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第八十九

唐書一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兼鄧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敕撰

敕撰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脩撰兼集賢殿校理脩國史儀注以貧求解歷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主客員外郎復兼脩撰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

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
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
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
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
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末而
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人帝
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毋稱臣祭而稱臣於天帝無
異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
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
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荅曰今
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
賀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
賢學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
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皇太子欲臨國學行

齒胃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
言之雍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
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
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
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
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
拘篋大版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
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顯門廢業
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
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
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絜文詞雅正
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
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
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

師費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
與坐割脩斚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
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
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賦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
率教者橫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
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縣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
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
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
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
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
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
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
無施行者坐史給稟錢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
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普王元帥

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寵賜
繒帛儒先以爲榮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子登

登字冲之事繼母篤孝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貞元初策賢良爲右
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
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
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僚類有出其下而進
趨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槩
懷遷兵部員外郎順宗爲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即位以東宮恩
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
諫爭內外傳爲讜言後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
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憲登性溫恕家僮爲馬所蹠笞
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給曰已嘗及登服幾死

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爲怒而登不爲愠常慕陸象先爲人世亦許其類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爲翰林學士進至戶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源刻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初戶部負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沒錢八千萬俱賤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賤梧州參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爲相惡之徙祕書監固言罷擢權知兵部侍郎歲間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

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亳西徙故爲京兆人少篤志通羣書大曆末擢進士文辭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郎德宗立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楊炎輔政召授左拾遺居親喪毀瘠過禮朱泚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會左右丞缺轉左司郎中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尉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史倚宰相勢常姑息獨陟遇之無假借先是右省雜給祇職田粟主事與拾遺等陟以奉稍爲率由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有紙筆猥料積于省它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雖細務皆身親其勞又益彊力人以爲難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沒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

比部鈎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贅揣延齡指逮繫撈掠甚急內以除
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
用度略盡充旣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陟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
銓綜平允時謂與李朝隱略等不能摘發清明如裴行儉盧從愿
也十五年病癱帝遣醫療視敕曰陟賢臣爲我善治之卒年五十
五贈禮部尚書陟少自底厲著名節常薦權德輿爲起居舍人知
制誥楊於陵爲郎中其後皆有名子敬玄位左補闕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叙居父喪跌護柩行千里道路爲
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陷于賊
不汙僞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
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
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羅娑城閱六歲終
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
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

工部尚書謚曰敬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
吐蕃歸李弊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鞭之衍
涕泣無所陳倫第殷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繇是
潛無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
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爲李子邵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
飢寒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
度支方聚歛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
巖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
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郵也患申請不實不
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
宗公其言爲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爲百姓所懷幕
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
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
不能藏喪表諸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

主恩州藏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爲之倡贊死行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蓄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謚曰懿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祕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萃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爭地書數上鯁毅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等嘗衆會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已即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劉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

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時以直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更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之累轉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約而簡當時洛美薛平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爲隋禮部尚書父順爲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之輒謝絕平以吏最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儉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家所得祿即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平不肯

去故論者高莘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莘於文章中長於詩兄芳有器幹萊與莘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莘子膺大和初爲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異之曰國器也高其第調渭南尉嚴震在興元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絪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豕嫡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絪隨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絪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脩撰改兵部侍郎絪以宰相罷坐與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虢州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

以負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子之祖勲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即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建請罷兵帝將相之制橐具而蔡捷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謚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子洙舉進士尚臨真公主檢校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摠佐鄭滑府監軍官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摠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辜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

未可屈揖而去囚之它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驅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迂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爲吏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調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旣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

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入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觀察使謚曰簡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又以鄉府奏寘幕下繇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使自副詔兼御史中丞爲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而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發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

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曆
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
右僕射廣有舶貝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脩行里
彌亘間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訾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
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激內左軍至斬以徇
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
坐客上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
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醕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
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
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媼抱子哀感不
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
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于家父喪負土作冢貌
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平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

帛旌闕其間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議牢切乃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餼捐久之入爲太常卿大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間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磊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弘禮咲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殯褚爲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

判異等靈武李樂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呂元膺
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爲箝
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
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
咨逮還魏博又表爲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靖鎮幽州詔弘禮往
副未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齊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
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
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
刘家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守沂州宋守黃州奪其兵擊賊禹城
破之獲鎧裝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檄充海鄆曹淄青當
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充開盲山故渠
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
斬之爲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尸藉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
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

部尚書復爲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素議訛之

崔玄亮字晦叔礪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喪客高郵卧苦終制地下濕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欵二州刺史歛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噉故吏得爲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不拜大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爲虢州刺史卒

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學不勸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偃蹇無進取意姻友苦勸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繇秘書省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繇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閣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死爲官豎所惡出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白畏慎爲政必先寬風俗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自將不爲黨奏署幕府者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蕡皆一時選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資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爲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

廷以仰費廣劇欲紓以期詔侑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王承宗叛遣侑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徙江西所至以繫廉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即位李同捷叛而王庭湊陰爲唇齒兵久不解詔五品以上官議尚書省帝銳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心爲武舍垢安人爲遠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瘡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遂爲管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

奏罷度又所賜戶口滋饒厯儲盈府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
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
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貲無輸王府者侑以餉軍有贏當上送
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
右僕射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擅賦歛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庾
承宣代還會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賕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
官疊三罪計緡百二十四匹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
當流未決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贓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
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以造所奏
不直復用爲天平節度開成元年再召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
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
綵三百匹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
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
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朱

叔夜坐侵牟士卒賊數萬家畜兵器罷爲左武衛大將軍侑薄其罪天子由是䟽之賜叔夜死出侑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坐減兵不先論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彊直名晚節內異台輔稍務交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孫

盈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太常博士光啓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鄠悉爲盜奪今天子還宮宜前具其禮宰相建言脩復宗廟功費廣請與禮官議時佗博士不在獨盈孫從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今正衙外無七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爲十一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遷詔可自是神主樂縣皆所創定舊學禮家當其議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

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
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逼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彫紊追
補容典皆盈孫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
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
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
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彥威建言天子之
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
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
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立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爲爲之非
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矣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暮則
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
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爲太
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

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
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爲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
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
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
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又舊事祔廟必
告于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祔主畢又還告太
極殿彥威以爲不可執政怒坐祝辭誤奪二季俸削一階彥威終
不回屈後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李師道旣平其
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爲勘定兩稅使差量纖悉人不爲煩還
兼史館脩撰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
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
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
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司農卿李宗閔執
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

於儒學固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性剛訐自恃嘗見文宗顯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按見財量入以爲出隨色占費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沒亦不可得因上占額圖又言至德訖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三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彥威雖自謂捷梟冒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始神策軍多以稟縑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賈厚給之經用益耗開成初有詔禁止時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彥威乃奏復與直悅媚士良等又劾王播貢羨羸以翼速進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縑皆敝惡攝吏送臺獄而彥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惶恐就第貶衛尉卿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

所容徒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性彊敏善著書頗行于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靖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歸奚三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第八十九

三鄭高權崔烈傳第九十

唐書一百六十五

宋祁

奉

敕

撰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官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
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
知吏部選浮屠法倖以罪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張或
大理卿鄭雲逵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叅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
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題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飢
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壘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
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
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礙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貨餉奔委
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綱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
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賊敗帝浸
聞吐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國子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
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微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
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

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
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
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
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
非其久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
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
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
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
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充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
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贈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
仕四朝其祿悉贖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
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
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
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
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
也奏議類用古言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言其不適時與

從父綱家昭國坊綱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幹

幹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文宗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稗獮經史爲要錄受其傳而精試舉平諸條擢問之隨即酬析無留荅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幹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四子處晦從謹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爲時成傳

從謹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幹門生數進與言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鎮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龍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謹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宗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公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

大將伊剌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譴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譴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殺日旁午從譴既視事姦無庾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譴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從譴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陁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譴以餽醪犒軍克用諭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譴登城開勉感慙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譴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以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譴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譴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

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謹即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厚知觀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謹聞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乃拜司空復東政進大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謹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景於後生數稱與之哀後位宰相張彥球者奉摯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為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謹為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弒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荅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為萬年尉崔祐甫為相擢左補闕出為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員外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數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

欽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珍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絳帛人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為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常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餐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亦曾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愼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壁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輩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為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蒞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監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擇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文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勛太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九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已忘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推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帝嘗謂昶有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有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及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萊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且設是科二百年寒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拍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此皆不攝職事至募主夷甫以不及爲斬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不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諺諷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對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旣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

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衽宜陛下以為躬墮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為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覃之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雖刊準漢舊事鑠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廕進為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為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舛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叶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李劼寔排朗騶遁馳去朗以聞宣宗詰劼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劼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

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丞丞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各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卽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存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棄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罪屢取足於人勞罷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杼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弊以喫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椎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旣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

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惟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伎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誓于衆而順于天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有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巨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撓答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嚴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群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

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索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為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
官張墨奏抵死郢引球甚力忤子儀意下徙倚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
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
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群將未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子
瑋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
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下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
潰而助順者乎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
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謂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為泣下懷光
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焉燧奏管書記召
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
以動有司徇名立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顯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
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
書罷明年為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
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為太常
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

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藁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塗產有勸替之者荅曰祿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妯娒永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子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勳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實文場持功陰調宰相進擬如統軍比

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為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貞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因用謂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軍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路從史辭路之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諸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太尉梟鏡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東前節度疆土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人為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大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烜赫事以為實稱善名理

學世以耆德推之孫顥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
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臯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
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判官杜佑
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
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
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
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
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
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己功用官錢售常平雜
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固上邊軍之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陞
下疑為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費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
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當是時帝親覽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
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為舍人居數歲咸亨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
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

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
司不宜久發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
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貢
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齊心減膳閑惻元元告于宗廟禱
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
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
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死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
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
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去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
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庾悉令京師督江淮所輸
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斤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
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
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培怨廣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
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紬放者自謂技拭無期
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嗷然就斃此亦窮
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有紬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產復可望

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微寢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興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興復請赦承宗從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垵病德興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鏐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興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北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勲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鏐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重溪于皋謩以運糧使次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興諫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己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執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興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

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問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既貸不責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將父刊彙格敕旣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囂耳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士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群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謹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言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禮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群為禮王作讓群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群群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顛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群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略以自衛贄其要云何群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豈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紂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聽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群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紆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鏐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群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

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曰女危在岵今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
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
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內離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
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
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
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鍾衡之帝卒自削鍾衡群臣上帝號鍾衡兼用孝德為
號群獨以為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使張勣上言時物多弊
惡李光顏直其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鍾奏勣無事乃群鼓動欲以
買直歸然天子於是罷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
太子卿力也群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南節度使臣起制草
其言有能辦南陽之續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
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群以其副王智興得志心不若假以
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丘遂群群失守左遷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
刺史歷言散他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為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

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

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喪之也禍難已干
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倭可去雖存倭不遽亂也
視漏邦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
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
成不可與共終崔群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
誚桓侯也

列傳第九十

賈耽字狐列傳第九十一

唐書一百六十六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直學士是日待詔充集賢館撰史祁奉
敕撰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從
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
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
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
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內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
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
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
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
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
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冀有

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柰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土地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

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
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
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
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
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桀爲
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
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
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
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
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菴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
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
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
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

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驪荅曰
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
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
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
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曰元甫有疑獄不
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
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
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糶使
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剗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罕
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
貞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
內官六百貞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
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貞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

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各縣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
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
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丞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
伯益也伯固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
伯固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
軍凡將軍六十負舊名不廢新資自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
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
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關負則置負外官二
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
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
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
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
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托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

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
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人猶不
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
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
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
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勲級纔
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
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人不省盧杞當
國惡之出為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辮不行改饒州俄
遷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廛閭以息火災朱崖黎民三世
保險不實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
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惜請于朝帝不許
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

佑具舠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
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
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弃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
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
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
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
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爲河中少尹
叔文欲擢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
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
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
涑染還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
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即上疏曰昔周
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

恃兵力比拒匈奴西逐諸羗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茲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曰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

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暇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子式方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旣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宗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朞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宗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婿翰林學士
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
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
辭疾唯宗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
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
度支會公主薨宗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
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宗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暮著于
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
禁中監軍請宗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宗曰吾不奉詔而輒
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宗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
宗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
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劔南東
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
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宗更表以爲祥獄囚積

數百千人而某酒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
爲留守復節度劍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始宣宗卅晏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
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晏王而左軍中尉
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
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
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効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
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
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無拜司空封邠
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
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悰悰囚之効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
其意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曰詔宰相百官臨奠悰於大
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
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

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第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
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榮行刺史
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榮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榮害
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榮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
休同死悰弟悋

悋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諲自廣陵來見悋
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悋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
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悋之聞難完濬城隍闕器械無不具賊將
李圓易悋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悋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
悋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悋殺
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悋擊
鼓棄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諲乃
請救於戎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
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悋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

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怙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怙約降怙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怙荅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怙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諲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怙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

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之二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曰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考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

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湏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賴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

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埤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頡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頡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

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為壘塞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

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厯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貲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為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綜更歷將相而牧回踵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歔歔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為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

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
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
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
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
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
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戚
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
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
後事軍大謹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
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
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
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鏘以言利幸與楚
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

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革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鑄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鑄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鑄得罪時謂楚緣鑄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輦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輦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兼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

立逐出紳即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
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鐫
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
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
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
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
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
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
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旣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
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
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
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
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
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

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診
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櫬槨以歛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
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謚曰文
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
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
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
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洗
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
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竇寢上其光燭
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綯顯于時緒以
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
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綯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
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頴

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
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即召
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
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
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
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
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
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
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
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
運勞封涼國公寵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
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
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

畏我甚高郵陟峭水狹若使荻艖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愐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即請假勛節而勅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郝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子瀉渙洞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

其罪故絢去宰相因丐瀉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爲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瀉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湮泥不振死渙風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第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

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眈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
大節責之蓋礪中而玉表歟綜綯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
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苑數百頃願以爲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

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墜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柰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實客一君之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羸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

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崔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掊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銑皆指延齡專以險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旣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匭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

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贊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寃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剥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通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厯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

二省華要至宰相毋殞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爲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荅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由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爲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險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

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年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芊于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旣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多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世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岷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單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承源遂不事齊運怒梓辱之死於廷遂

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
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劾
然卒不直遂寬父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
卿開廐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
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諛而已嘗薦李錡爲浙
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
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
服行禮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判官遷
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
怒欲殺之夜縱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
寵而復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
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
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

怒奏賤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謦誦箴諫雖詆訾託諭何誅
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
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
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
卿爲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警色見顏間權德輿爲禮部而實私
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
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
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歛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掊
取三十萬緡吏乞貧豪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
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
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
移死號州

皇甫鏐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
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

茲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
急於用度鑄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
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
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
事極論鑄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
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興疾討賊非力能
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
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鑄與
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
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鑄乃益以巧媚自固建
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
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
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所著鞞曰此內府所出牢鞞可服彼言
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

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譖羣抑損徽
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
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
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
泌者本楊仁書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
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
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
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
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
捕得鑄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官侍
懼以弒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荅曰
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鑄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
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鑄弟鏞字繇卿第進士
鏞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鏞不悅乃求分司

爲太子右庶子。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其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敎。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己。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韃佩劍。姦人冒之以

剽劫又勲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
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
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
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
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
稍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鏐及鏐用事更忌播而以
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穆
宗立遂鏐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
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爲淮
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
播培斂不少哀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
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
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

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
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冲闇不內其
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
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
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
太尉謚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
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
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
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
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
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蔚州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記以殿
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
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

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沆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由是廢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誅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人意俄兼太常

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留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内外公國耆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膀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譔集亦多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鐸自有傳起子

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
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
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
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權屯田貲外
郎稱疾去崔瑀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
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
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
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貳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
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貳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檢巧
于官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
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他州不納獨
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

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僚非爲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旒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

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
諸兒爲向导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
之利慈溪民陳城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
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
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
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
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
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
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唐書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奉直學士知制誥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敕撰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爲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由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蒨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鉤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爲所引然外迫公

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
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
受內禪流叔文任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
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
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
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
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
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
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
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
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
殿下收馱群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由是重之
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

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晔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幄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曄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安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官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由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

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
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
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
珍等皆在襃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
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令當請急宜
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
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
果劉闢來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
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
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
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
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爲太子羣
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歔歔泣下太子
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任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任本闕茸兒逦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任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任尤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爲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旣居喪任曰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摠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畢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任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仁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三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章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

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儉儉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瘡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

怨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頻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鄉食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

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變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十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

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
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
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
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
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
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祖亮
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比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歷
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
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
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翌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
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
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
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
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辯解

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跪覲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

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
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
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曰爲新奇務
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
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益
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
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
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
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
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
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耨朝夕謠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以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頻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堂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

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
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
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媼婦翁者然賴當世豪桀分明辨列
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
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
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
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
斧鎖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館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
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澁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
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

覲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
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
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
遂少比益輕瘡癘就婚要求胄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
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
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
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
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
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
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
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
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

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
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
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斂
流以訛越乃奮敝闕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
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
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
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
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治之往
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
奪於是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臂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
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
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
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固匪極亂而後
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

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
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冀永祀後
之祿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
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
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
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
虞神鼎脅歐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間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
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
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
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
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
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䟽爲冷風人
乃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磨剔膏流節離
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擣

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澤用祇于元德
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
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躡
蹠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莫厥賦積藏于下是謂
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
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
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
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
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
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
雖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
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
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

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
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
刃莫畢屠澤燠于爨濡炎以泮勃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
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糒刑輕以清我完
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
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
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鉉于北祝栗于南幅負西東祇一乃心
祝唐之紀後天罔隆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
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
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
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各作賦自儆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
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
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絜誠之旣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上睢盱而迷茫

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
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治兮過則失貞謹守而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植內兮欣
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
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
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遇任之卒迫勢危疑而
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幸期乎曩昔欲操術
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
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
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麀麀
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汧湘流之汙汙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
抑而迴遘日霾暝以昧幽兮黥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
嗷嗷之哀援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送逐其詎止兮

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密奔以紆委兮東溟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
退兮湯回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林莽以縈纏哀吾生之
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
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
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
囚以終世兮長拘羈而輾軻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爲此戾也豈
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
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義
我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
旣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
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
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

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由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濯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瘡痍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唐書卷九十三
章事猶領鹽鐵并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
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
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
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
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